

夏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21-06-22
23:04

如果上海的夏天来了，你总是知道的。

5月份的我刚接完11 12 13的假睫毛，于是你更难从频繁出入安福路巨鹿路的国际学校女孩中分辨出我，我屁股上是bm夏季薛定谔的新款/老款——一块蓝色便宜布料做成的大爷裤，手指上戴着即将会遗失在158厕所中的h&m39.9一大串的戒指，我热爱在地铁2号线上浏览instagram，在毕业舞会上刷快手。

5月份的我刚参加完高中生涯最后一场重要的考试，按理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但也许是因为我床头放着一本永远读不完的bel jar，我郁郁寡欢。

我的准考证照片如果你好奇的话

人的空虚分为很多种，解决空虚的方法也各色各样。当现实中的人难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转向后资本主义发明出的娱乐永动机——选秀。正所谓流水的秀人，铁打的秀粉，年少无知的我在初三为某档知名女团选秀的第一名热泪盈眶，而当我高三了，我依然在私信骚扰某知名男团选秀的最后一名。

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ak刘彰不回复我并请我在他的广州老家吃三个小时的早茶，朋友让我知足自己没有拉黑：

一些罪证

我开始看一些很无所谓电影：

露露美在纽约的橱窗前看她买不起的tiffany，我往自己的college list里加上15所我考不上的大学。

杀手合伙人李嘉欣因都市爱情而哭泣，我因都市美睫师戳人双目的手艺而哭泣。

我在10点的ninja门口和山东人喝青岛啤酒，表达我支持国货到底的决心：

我在5月20（就是我爱你的谐音如果你也讨厌消费主义发明的莫名其妙节日的话）日和我的父亲产生一些奇怪金钱交易：

我看一些知乎笑话：

这个太好笑了，你不喜欢就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月29日，值得纪念的一天，我毕业旅行的开始，以及我在上海骄奢淫逸生活的结束，心灵上的空虚让我无处可逃，当我甚至准备开始《窄门》式的斋戒生活（意为找一间寺庙蹭吃一个月斋饭并从此只爱一棵树）时，我的朋友们和中国东方航空拥挤的经济舱座位拯救了我，我从此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我并不熟练的社会技能，渴望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

还有中国联邦航空，以及它莫名其妙的翻译

我在重庆老茶馆门口拍下我们熟悉的老伙伴

在成都春熙路上欣赏行为艺术家老板

时间过的飞快，我的每一天在和大众点评踩雷餐厅斗智斗勇以及日复一日交替出现的酒精和头孢中呼啸而过，快到让我无暇思考旅行的意义，虚无的意义，成都打车比上海便宜一半的意义。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8天亲密无间的相处后终于得到了从彼此身边永久喘息的机会，我们提着淘宝或苏州工厂赶制出的礼服裙，在陆家嘴上演乡土版小时代。

我们一起喝得微醺，最后一次；四天后，我一个人离开了上海。

虽然在我下飞机的前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到的到底是呼和浩特还是呼伦贝尔，但是我不在乎，他们都是“呼”开头，而我不带脑子的直觉行为，内蒙古美丽的大草原总会为我买单。我只带了我的传家宝衣物（意为五年前买的打折优衣库）以及一本《在路上》，但生活往往比文学更精彩：内蒙的夕阳照在我脸上，我全身上下长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水痘。

很痒，虽然看上去挺可爱

这一切是在计划之外的，我独自在旅馆里隔离，熬过了最难熬的前三天，半夜裹着两床被子被冷醒过，逼着自己喝刚烧好的烫水，在b站看一整天的破产姐妹剪辑，尝试将药以不符合人体构造的方式涂到涂不到的地方，坐过救护车，任由看上去完全是来唠嗑的护士回了我半管血，手背乌青到现在。

可能是因为靠近俄罗斯，医疗技术非常彪悍

这三天，我从宇宙大爆炸想到后现代艺术，我与水痘和解了，与我半吊子的油画水平和解了，与我的流浪梦想和解了，我停止向自己塑造一个伟大的纯理性形象，承认了我是个18岁的后青春期女孩，神经过敏，不管有没有病都迫切需要情感关怀。

如果这趟旅行拍成一部电影，那么会是一个happy ending，因为我的母亲穿越大半个中国带着一篮子杨梅来拯救病痛中（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的我，我开着母亲租来的车在内蒙朴素的高速公路上大展拳脚展现我的车技。

我终于还是得到了我想要的旅行，或者是我想要的意义，吃不完的锅包肉，公路，格子毛毯，用肥皂洗完的衣服晾在车子后排，蓝天，草地，白云，白云下撅着屁股吃草的羊群，让路慢吞吞的奶牛。

我开窗将音乐和手游出去，我的母亲还很年轻，我的夏天才刚刚开始。

在去北京的飞机上的即兴涂鸦

“对于生活，别去想他，去过他”

——忘记在哪部作品里看到的了，有可能是《阿甘正传》

（希望你们每天开心，完）

